

白药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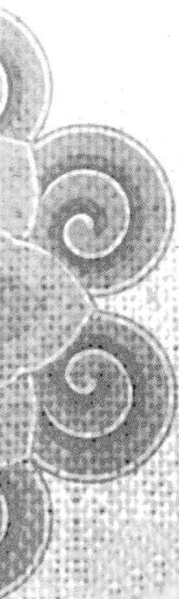
赵建新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

白药传奇

赵建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药传奇/赵建新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9

ISBN 978-7-104-03809-2

I. ① 白… II. ① 赵… III. ①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II. ①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0501号

白药传奇

责任编辑:魏志国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址:<http://www.theatrebook.cn>

电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刷:北京洲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4

字数:500千

版次:2012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04-03809-2

定价:58.00元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 花桥镇,黄昏,外

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云南滇中小镇在风雨中显得格外冷清。

2. 松鹤堂·书房,黄昏,内

昏暗的光线中,可以看到书房正中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药圃无凡草”,下联是“松窗有良方”。

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正伏案读书。此人就是本地远近闻名的彝族医生兰竹坡。

天色渐暗,兰竹坡点上油灯,房内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又是一阵电闪雷鸣,兰竹坡无心看书,不安地掩卷起身。

桌上厚厚的书卷上,“和泥秘术”四个字赫然入目。

兰竹坡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狂风夹着雨点扑面而来。兰竹坡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眉头紧皱,丝毫没有感觉到飘进窗内的雨水打湿衣衫。

房门被轻轻推开,兰竹坡的女儿兰妹端着一杯茶走进来。

她看到父亲迎风站在窗口,赶紧放下茶杯,疾步走到窗前,关上了窗户。

兰 妹 （嗔怪）阿爸，雨都淋到身上了，也不知道关上窗子！

兰竹坡 哦，你二师兄出诊已三天了吧？

兰 妹 嗯。阿爸，你不是叫二师兄在那住上两三天，等病人好转后再回来吗？

兰竹坡 我不是怪他没回来，我是看雨这么大，担心他为了我这句话，下着这么大的雨也不管不顾地往回赶。那天他走时雨下得太大，我担心他冒雨往回赶，才说让他住两三天，哪知道这雨竟下了三天还没停。

兰 妹 阿爸，别担心了，他没那么傻。

兰竹坡 嗨，这孩子，一根筋，认死理，我说让他三天回，他准就会冒雨往回赶，天上下刀子也挡不住他。这雨大路滑的……

兰 妹 二师兄就是有那么一股子憨劲。

兰竹坡 话说回来了，我还真喜欢他那股子劲。

兰 妹 真的，阿爸？

话一出口，兰妹顿觉有些失态，羞涩地转头走向一边掩饰着。

兰 妹 阿爸，你安心看书吧，二师兄不会有事的。

兰竹坡 呵呵，我知道。

3. 松鹤堂·书房外，黄昏，外

兰妹走出书房，轻掩上门，转过身来，抬头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眼神中显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4. 马头山，黄昏，外

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在滇中山区的崇山峻岭间。

山谷中，几个小山寨依山靠河，在风雨中飘飘摇摇……

5. 马头山·阿牛家，黄昏，内

章天赐拿起挂在门上的蓑衣，正与一对老夫妇和小伙子阿牛作别。

章天赐 大爷大妈，天不早了，我得走了。梁大爷，你还需悉心调养，别太着急。

梁大爷 （抓住章天赐）不行不行，天都快黑了，还下这么大雨，你可不能走！

章天赐 我师傅还等着我呢，我要不回，他不放心。

大 妈 你现在往回走他才不放心呢！说什么也不能走！

小伙子阿牛上前夺下蓑衣，又要挂到门上。

阿 牛 是啊，章大夫，还是再住一天，明天白天再走吧。

章天赐 （拿过蓑衣）不行，我和师傅说好的呆三天，今天我必须回去。再说，大爷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说罢，章天赐很快穿上了蓑衣。

大 妈 （无奈摇头）唉，可真犟！这天黑路滑的……

章天赐 你放心，我路熟得很。

梁大爷 （指指桌上放着的两包药）章大夫，你照顾了我这三天，别说诊费了，连药钱也没拿，你让我多过意不去呀。

章天赐 你就别说这话了，这都是师傅交代过的，今年年成不好，就不收你的钱了。好了，老人家，我走了。

说罢，章天赐便钻入大雨之中，走出了很远，还有声音传过来……

章天赐 记着，按时吃药……

阿 牛 （高喊）唉，记着呢！

老人望着章天赐的背影，眼睛湿润了。

6. 马头山·山路，夜，外

章天赐迎着风雨，艰难地向山寨外面走去。

一道闪电划过山峦，沉闷的雷声从天际滚滚而来。

章天赐回头看了一眼山寨，忽然发现寨后的山坡上，碎石正簌簌滑落，几块巨石摇摇欲坠。而巨石下面，正好有几座农舍。

章天赐大吃一惊，稍稍愣了一下，便大喊起来……

章天赐 山崩了，大家快跑啊！

天赐的声音传不出几步远，便彻底淹没在狂风骤雨之中。

又一阵雷声滚过，只见巨石裹挟着泥土和树木轰然而下，滚向山寨。

章天赐惊得目瞪口呆，拔腿向寨子跑去。

7. 松鹤堂·草药库，夜，内

兰妹悄悄走进草药仓库，来到章天赐的床边，为他扫了扫床铺上的灰尘。

兰妹有些心神不定，看到墙上挂着一个葫芦笙，走过去，摘下葫芦笙，默默把玩着。

片刻，兰妹又转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大雨，面带忧容。

8. 马头山·山寨，夜，外

雨渐渐停了，巨石滚落之处，房屋被砸毁，处处是碎石瓦砾，断壁残垣。

浑身泥水的章天赐和山民们正把被砸伤的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伤者众多，哀号不止。

章天赐刚给一个砸断腿的人包扎好伤口，忽然听到远处有山民叫喊……

山民 快来人帮个忙啊！

章天赐起身向喊声跑去。

一处倒塌的房舍前，阿牛正在翻着断梁和瓦砾，梁大爷捂着流血不止的胳膊在旁边焦急呼唤着。

梁大爷 阿牛妈！阿牛妈！

章天赐和几个乡亲跑过去一看，见阿牛妈半截身子露在外面，大腿被一块大石头死死压住。

章天赐 （扑上去）大妈，大妈！

阿牛妈半睁开眼睛看了看章天赐和阿牛，目光散淡，奄奄一息。

章天赐 你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说罢，众人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把压在老人腿上的石头搬开了。

阿牛妈的大腿露了出来，裤子上全是鲜血。

章天赐赶紧撕开大妈的衣裤，见被砸的地方已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章天赐 快给我拿块布！

有人递过一块布条，章天赐赶紧给大妈包扎，但包了一层，血便浸透一层……

章天赐看着伤口，表情焦灼而痛苦。

此时又有人抬着一个满脸鲜血的伤者过来，一个中年人扑通给章天赐跪

下了。

中年人 大夫，我儿子的头被砸伤了，你快给看看吧！

章天赐过去查看，这时又有几个伤者被抬了过来。

章天赐 （看看身边的伤者）这样不行，我自己忙不过来，得出去叫人！（看看众人）你们谁能出去报个信？

阿牛 我去！

章天赐 好！你马上去一趟花桥镇松鹤堂，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师傅兰竹坡，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阿牛 好！我马上去！章大夫，我阿妈交给你了。

说罢，阿牛便向村寨外跑去。

章天赐 （看看没有受伤的山民）现在大家分成两拨，这里留两个人，帮我给受伤的人处理伤口；其余的人赶紧把砸伤的人救出来，然后抬到这里。

众人答应着，纷纷出去救人。

章天赐指挥着两个山民，继续给伤员处理伤口。

9. 花桥镇，夜，外

雨水滴落房檐，轻轻砸落到石板路上，使雨后的夜晚显得更加静谧。

街道尽头，一点亮光隐隐出现，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阿牛转过街口，环境豁然开朗，一座竹篱草堂的大院在夜色中孑然独处。大门的上面挂着一块长匾，上书“松鹤堂”三个大字。

10. 松鹤堂·书房，夜，内

兰竹坡正在屋里踱着，不时看看外面的夜色。

敲门声起。

兰竹坡 谁？

男声 师傅，是我，学先。

兰竹坡 进来吧。

房门被推开，大弟子孙学先走了进来。

孙学先 师傅，睡吧，估计天赐不会回来了。

兰竹坡 嗯，你们先睡，我再等一会儿，或许……

话音未落，外面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兰竹坡 来了，是天赐回来了，快去开门！

孙学先答应着匆匆向外走去。

11. 松鹤堂门口，夜，外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阿牛擂门不止。

孙学先 来了，来了！

大门咣当打开，孙学先出现在门口。

阿牛（一把抓住孙学先）兰大夫，不好了，我们寨子山崩了，很多人被砸伤了……

孙学先我不是兰大夫，我是他的徒弟，你慢慢说！

此时，兰竹坡已走出来，身后还跟着兰妹和其他几个披衣起来的年轻弟子。

兰竹坡怎么回事？

孙学先这是我师傅，有事你跟他说！

阿牛兰大夫，是你的徒弟，那个章大夫叫我来的！

兰妹（一惊）他怎么了？

阿牛他没事。是我们寨子山崩了，砸伤了很多，章大夫让我来给你报信，让你带人赶快去救人，那里就他一个人……

兰竹坡和众弟子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兰竹坡哪个寨子？

阿牛马头山。

兰竹坡伤亡多少？

阿牛死了好几个，都是砸死的。砸伤的有几十个，还有没挖出来的……

兰竹坡（回身看看众弟子）伤亡这么多，那……我们人手可能也不够呀。（稍一沉吟）马头山……那你们是泰和堂的佃农？

阿牛对。

兰竹坡（回身吩咐）贯山，你赶紧去县城，把此事报告泰和堂的白大夫，他那里大夫多，马头山又是他的佃户，让他赶紧派人！

项贯山是。

兰竹坡学先，你们几个赶紧准备跌打散，背上干粮和水，我们先去。

孙学先是。

兰妹阿爸，我也去！

兰竹坡不行！黑灯瞎火的，路又不好走，你一个女孩子家，还不够照顾你的！

兰妹我不用你们照顾！

兰竹坡行了，别添乱，好好在家待着！（对弟子）你们各自去准备吧。

孙学先和项贯山等人都分头准备去了。

兰妹撅着嘴，气呼呼地走了。

12. 山路，夜，外

兰竹坡带着孙学先等弟子擎着火把，背着药囊，踩着泥水匆匆走着。

另一条通向县城的路上，项贯山也举着火把奔跑在路上。

13. 泰和堂医馆，晨，外

晨光熹微，东方的天际已渐渐泛出一丝亮色，一座巍峨的大门楼矗立在县城大街上，上面写有三个大字“泰和堂”。

泰和堂的总管何之奇和项贯山一前一后跑着穿过前门、前院和中院，径直来到

后院主人的起居之处。

何之奇跑到门前，咚咚地敲着房门。

何之奇 （焦急地）老爷，老爷，马头山出事了！

里面传出一个老年男子的声音。

男子 什么事，这么慌张！

何之奇 马头山山崩了！

房门一下拉开，泰和堂的主人白显堂站在了门口。

白显堂 （吃惊地）山崩？

项贯山 对。马头山的人给我们医馆报信，让我师傅去救人，他们连夜赶去了。我师傅走之前让我来给你报信，说那边伤的人多，我们人手不够。

白显堂 你师傅？谁？

项贯山 哦，我是花桥镇松鹤堂的，我师傅是兰竹坡。

白显堂 哦，兰竹坡呀……好，我知道了。之奇，你赶紧召集医馆的所有大夫，备足愈骨膏，马上出发。

何之奇 是。

项贯山 白老爷，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白显堂 嗯……此事事关重大，须马上禀告官府，以防贻误灾情。这样，你再辛苦一趟，把情况向宣抚使禀报，让他也赶紧派兵去救人。

项贯山 是。

白显堂 好了，大家分头去吧。

14. 宣抚使府衙，晨，外

一顶小轿门前落下，轿后面跟着清兵小头目和几个清兵。

两位中年女仆从轿里连搀带拉地扶出一位哭哭啼啼的汉族姑娘，走进府衙。

项贯山赶到，见大门要关，几步跑过去，高喊。

项贯山 我有紧急情况要报宣抚使大人！

小头目听到喊声转过身，喝道。

小头目 哪里来的刁民！

项贯山 军爷，马头山山崩了！

小头目 什么！

15. 宣抚使卧房，晨，内

刚被抢进府衙的女子趴在桌上呜呜地哭着。

宣抚使推门进来走过去，伸手摸摸她的背。

那女子像触了电似的腾一下站起，跑到墙角，边抽泣着，边用眼睛狠狠地盯着宣抚使。

宣抚使 嘿，还有小脾气啊！你哭什么，不愿嫁给我？嫁给我你该高兴，这样你家的债也清了。

刘菊英 （愤怒的）我家没欠债！

宣抚使 （沉下脸）不听话是吧？我告诉你，你今天进了府衙门，就是我的人！
你要不知好歹，别怪我……

宣抚使话还没说完，只听门外传来报告声。

小头目 大人，有紧急要事要报！

宣抚使一愣，不情愿地走出卧房。

16. 宣抚使府衙正厅，晨，内

宣抚使烦躁地来回踱步，清军小头目瞪眼看着他，正听候指令。

宣抚使 这山崩真来的不是时候！八姨太刚迎进门，我还没把她驯服呢，怎么能离开！

小头目 大人别着急，不过是小小一个寨子的事，我先带几个人去看看再说。

宣抚使 嗯，可也是。那你即刻带人去马头山，看看是什么情况，回来禀报。

小头目 是。

说罢，小头目转身要走，宣抚使忽又叫住了他。

宣抚使 等等！

小头目 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宣抚使 马头山，那可是白显堂的地盘呀！

小头目 是呀，大人什么意思？

宣抚使 本宣抚使到任一年多了，本地的头人没几个把我放在眼里，政令不畅，赋税难收，还不都是白显堂这个老东西在暗中捣鬼！他自恃为本地望族，财大气粗，又觉得自己是当地名医，懂些歧黄之术，便不把本宣抚使放在眼里。所以那些头人都拿他的话当金科玉律，我宣抚使说话就是放屁了。

小头目 大人是想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宣抚使 哼哼，你不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

小头目 大人打算怎么做？

宣抚使 现在情况未定，你带人先去看看，要是借机能把白显堂的千亩粮田收到官府名下，成了我的地盘，白显堂的气焰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小头目 嗯，是个好主意。

宣抚使 不过白家祖上原是官医，现在也世袭官爵，相当四品，和本宣抚使差不多。你也不要掉以轻心，见机行事。

小头目 是。

17. 宣抚使府衙门前，日，外

銮铃响处，一对清军马队从府衙中冲出，向马头山方向疾驰而去。

18. 山路，日，外

白显堂的马队和清军的马队交替在山路上疾驰而过。

19. 马头山·山寨，日，外

村寨外。

太阳渐渐升起，可以看到山谷里瘴疠弥漫，云蒸雾绕。

村寨内，不时见到尸体横陈，很多受伤的山民浑身鲜血倒在路边。远处，不时还有受伤的山民从倒塌的房舍被挖出来，抬到正在救治伤员的章天赐身边。

章天赐看看身边越来越多的伤者，焦灼不安。

这时，阿牛领着兰竹坡师徒四人匆匆赶来。章天赐忙迎上去。

章天赐 师傅，你们总算到了！

阿牛忽然看到了阿妈的尸体，叫着扑了过去……

阿牛 阿妈！阿妈！

章天赐 阿牛，对不住，我没救下大妈……

梁大爹走过来，心平气和地劝着章天赐。

梁大爹 这是天灾，章大夫，你也不用太自责，你已经不容易了。

兰竹坡 （看看眼前情势，眉头紧皱）情况比我料想的还要严重。（对徒弟们）现在我们把受伤的分成两拨，一般的皮肉之伤刘海带他们自己处理一下，待在一边休息；学先、天赐和大兴跟我一起救治重伤的人。

孙学先 （低声）师傅，我们带的跌打散好像少了。

兰竹坡 是呀，我也没想到这么严重。不过，一会儿泰和堂的人就应该到了，我们先开始吧。

众人答应着纷纷离开。

20. 山路，日，外

白显堂的骡马队在山路上疾驰，转过山口，马头山就已在眼前。

何之奇 老爷，到了！

白显堂点点头，快马加鞭，向马头山而去。

21. 马头山·山寨临时诊所，日，外

一个腿部被砸伤的人正躺在门板上哀号不止。

孙学先和章天赐帮兰竹坡剪开他的衣裤，鲜血一下从伤口喷了出来，三人的手上和身上满是血迹。

兰竹坡 给他扎住大腿！

孙学先和章天赐拿了一根绳子，死死地勒住伤口上面的大腿根部。

血渐渐少了，但还是没有止住，仍在不断流着。

兰竹坡 上药！

章天赐拿过药囊便向伤口处倒，一些黑色的药粉倒了出来，但血依旧汩汩流个不停。

章天赐束手无策，抬眼看着师傅。

孙学先 （怒斥）看什么！还不赶紧包扎！

章天赐急忙扯过一块布条，帮孙学先在伤口上缠了几圈，鲜血渐渐止住了。突然，一只手拉住了章天赐的手，扯住了布条……
两人一愣，一看是师傅兰竹坡，两人不解地看着他。

孙学先 师傅，怎么了？

兰竹坡对两人摇了摇头，然后看了伤者一眼。
两人低头一看，伤者早已鲜血流尽，气绝而亡。
章天赐的手擎着沾满鲜血的布条，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使劲地撕扯着。
兰竹坡慢慢起身，长叹一声，身子有些摇晃。
孙学先赶紧过去扶住兰竹坡。

孙学先 师傅，你喘口气吧！

兰竹坡望着眼前躺了一地的伤者，轻轻推开孙学先。

兰竹坡 我没事，没事……赶快给他们包扎……

章天赐 （大声）师傅，他们伤得太重，我们的跌打散根本不管用！

兰竹坡看一眼章天赐，没有回声，继续低头上药，默默包扎……

孙学先 （上前低声怒斥）混账，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你多嘴多舌！

章天赐看看默默救人的师傅，只好俯身继续上药。

22. 马头山·山寨，日，外

白显堂的马队飞奔而止，冲入山寨，众灾民都纷纷围过来哀求。

灾民 白老爷，快救救大家吧！救救大家吧！

白显堂 大家别急，先把受伤的人集中起来。松鹤堂的人在哪里？

众人指着前面的一个院落，白显堂等人打马过去。

23. 马头山·山寨临时诊所，日，外

白显堂等人大步走进来，见兰竹坡等人正在救治病人。

白显堂 兰大夫，辛苦了！

兰竹坡 白老爷，你来得正好，伤的人很多，伤势也很重，我这里人手不够，带的药也不是太多！

白显堂走近章天赐和孙学先，两人正在给一个胸口砸伤的人上药，章天赐撒了很多药粉，却仍是止不住血，两人干着急没办法。

白显堂 你们闪开！

章天赐两人看看师傅，兰竹坡向他们点点头，两人起身离开。

孙学先 （向何之奇）表哥，你们来了。

何之奇向孙学先点头致意。

白显堂蹲到伤者身边，查看一下伤口，吩咐何之奇。

白显堂 拿愈骨膏！

何之奇急忙拿过一个药囊，递给白显堂。

白显堂挤出一些白色的药膏，涂抹到伤口处，伤口果然很快止血了。

章天赐和孙学先吃了一惊，连兰竹坡也愣住了。

白显堂 （把药囊递给何之奇）给他包扎起来！

一个大夫急忙上前给伤者包扎。

白显堂 （得意地看了兰竹坡一眼）我这愈骨膏的方子刚配出来不几天，孰料竟这么快派上了用场！

何之奇 老爷，都说松鹤堂的跌打散有奇效，看来比起你的愈骨膏，还要差一点呢！

白显堂 （故意说话给兰听）这是怎么说话！松鹤堂闻名遐迩，兰大夫医术高明，在跌打伤科上不如我，但在别处并不比我差多少呀！你说呢，兰大夫？

兰竹坡 （尴尬地）还是白老爷医术高明。

白显堂 呵呵，谈不上，谈不上！兰大夫，那我们就分一下工吧，我和我的人救治重伤之人，你和你的徒弟们就治治那些不太重的皮肉伤，擦点药，怎么样？

兰竹坡 （面红耳赤）是，一切听白老爷的吩咐。

章天赐刚要上前争执，被兰竹坡拦下了。

此时，外面又响起马蹄声，小头目带着一队清军也走了进来。

小头目 白老爷，你已经先我到了！

白显堂 马头山都是我的佃户，我自然不敢懈怠，一听说就马上赶来了。

小头目 我奉宣抚使大人之命前来帮你们救人。

白显堂 好，你去带人抬一下受伤之人，把治好的抬走，再把未治疗的抬进来。

小头目 好。

小头目带人出去了。

白显堂 （笑）兰大夫，就按我说的，开始吧。

兰竹坡 好。

白显堂带着自己的手下忙去了。

孙学先 （低声嘟囔）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些破药膏嘛！

兰竹坡 住口！快去忙吧！

孙学先和章天赐等人跟着师傅救治那些轻伤者去了。

大院中，两个医馆的人各自忙碌。泰和堂的人占据了大半个院子，在中央位置，颐指气使，吆五喝六；而松鹤堂的人被挤到墙角昏晃，悄无声息……兰竹坡凝神治伤，身边各种声音似与他无关，而白显堂不时起身瞟一眼松鹤堂众人 and 兰竹坡，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24. 马头山·山寨，日，外

临时诊所外，小头目带人抬着伤者进进出出，不时有重伤者从石头下挖出来，小头目掩鼻退后，生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

25. 马头山·山寨临时诊所，日，外

经两个医馆救治的病人分别在院子的两边。泰和堂的病人已有五六个人被包扎完毕，似是恢复了一些，但因为伤势较重，仍躺在门板上；松鹤堂的病人因为伤势

较轻，很多涂上了一些药粉，已能起身走动。

白显堂看看两人的情势，便笑眯眯地走到正在低头给病人包扎伤口的兰竹坡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白显堂 兰大夫，喘口气吧。

兰竹坡 伤者还很多，多一点时间就会救活一条命……

白显堂 哎，我那边伤势都已控制了，你这边不更容易控制？没什么大不了的，喘口气，喘口气……

兰竹坡只好立起身子，伸了伸腰。

白显堂 兰大夫，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苦心钻研伤科良药，跌打散也有些名气，但现在看来尚需改进呀……

兰竹坡 惭愧惭愧，看来，还是白老爷技高一筹，愈骨膏要比我的跌打散更有疗效。

白显堂 呵呵，愈骨膏还只是尝试，还不算最好的伤科良药，我打算在一两年内……
话音未落，一个躺在门板上的病人突然大声哀号起来，抱着自己的伤腿痛苦地翻滚。

伤者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白显堂和兰竹坡等人大惊，急忙围了过去。

白显堂 怎么了？

伤者 伤口疼得不行，比刚才砸的那一下还要疼！

白显堂 怎么会呢！刚才都涂了愈骨膏了，怎么会突然疼起来了？

话音刚落，四周躺在门板上的重伤病人都突然捂着伤口叫喊起来，痛苦地在地上打滚。

白显堂大惊失色，一时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兰竹坡 这是怎么回事？刚砸伤时还没有这样呢！

白显堂 就是呀，怎么一下就疼成了这样！

章天赐回头看看松鹤堂救治的那些轻伤病人，都一切正常，正吃惊地看着眼前景象，议论纷纷。

章天赐 （低声）师傅，你看我们治的这些伤者，他们没事呀！

这一下启发了兰竹坡，他走过去挨个询问着。

兰竹坡 你们没事吧？

众轻伤者都点头称是。

兰竹坡 （疾走到白显堂身边）白老爷，是不是那愈骨膏有什么问题？

白显堂 怎么会呢！这药膏虽是刚配出不久，可也都用过，甚见疗效。

兰竹坡 你这药膏用的是哪几味草药？

白显堂刚要开口，忽想起了什么，看了一眼兰竹坡，没有理睬。

兰竹坡也觉失言，低头不语。

白显堂着急地围着几个痛苦的病人转来转去，却没有一点办法。

兰竹坡想了想，慢慢走到白显堂身边，低声说到……

兰竹坡 春龙是能止血，但却与重症骨伤者相克相激，严重者，可让人疼痛而死。

白显堂 （吃惊地看着兰竹坡）你……你怎么知道我用了春龙？

兰竹坡 不瞒白老爷说，两年前我就在尝试用春龙配置跌打伤科药，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白显堂 那怎么办？用什么法子止痛？

兰竹坡 （轻叹一口气）唉，用苦藤煮水可以止痛，只是……

白显堂 只是什么？

兰竹坡 伤者的伤口处就会坏死，若是腿伤，便再也不能走动了……

伤者 大夫，只要能止痛就行，快让我们喝那苦藤水吧，我疼得不行了……

白显堂呆呆地看着众人，又看看兰竹坡，犹豫不决。

两个医馆的大夫和清军小头目等人都看着白显堂。

白显堂 （摆手）准备苦藤……

众人哗啦都去熬制苦藤去了。

26. 马头山·山寨废墟处，日，外

山寨里安静了许多，有人背着伤者，有人从废墟里扒着东西，寨里已没有了刚才的紧张，只是还能听见远处死了亲人的悲声。

清军和医馆中的人正在休息，松鹤堂的人自带了干粮和水，围在一起边吃边喝；清军小头目正对两个清兵下令。

小头目 你们俩快架起锅灶，到河里取些水，先烧些开水来解解渴，这灾后的水怕不干净，得好好烧烧。

清兵 是！

27. 马头山·山寨小河岸，日，外

两位清兵从河中提水，在岸边支锅烧水。

28. 马头山·山寨废墟处，日，外

白显堂弓背驼腰，步履老态，慢慢离开人群，走到一座废墟旁边，坐在上面看着不远处的兰竹坡正在忙着给人检查伤势。

白显堂把手伸向兜里，掏出一把黑色的药粉放到眼前细细地看着，然后又把药粉放回兜里。接着，他解下药囊，把一些愈骨膏挤到手心看了看，轻轻擦到一块石头上。

“啪嗒”一声，药囊被他随手扔到水洼中，溅起一些污水。

白显堂站起身，慢慢向诊所走去。

白显堂刚离开，孙学先便走了过来，捡起药囊，挤出一些愈骨膏看了看，又抬头看看白显堂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29. 马头山·山寨临时诊所，日，外

两个清兵抬过来一位受伤的山民放在地上。

清兵甲 快一天了，还没进口水，走，喝口水去。

清兵乙 队长让烧了开水喝，走吧。

伤 民 军爷，也给我捎口水吧。

清兵甲 好吧，你等着。

30. 马头山·山寨小河岸，日，外

几块大石支着锅灶，锅中热水翻滚。

清兵甲乙来到锅边，用竹筒打些开水吹着喝下。不时有清兵和泰和堂的人过来喝着开水。

两清兵喝完水又装满一竹筒开水送给那位山民。

31. 马头山·山寨农舍前，日，外

章天赐坐在炉灶前不停打盹，烧了半截的木柴从灶里掉了出来。

兰竹坡轻轻走过来，把木柴塞进了灶中。

章天赐猛然惊醒，赶紧起身。

章天赐 师傅，我睡着了……

兰竹坡 （爱怜地看着他）你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去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我替你烧。

章天赐 我不累，师傅，真的不累……

兰竹坡 好了，现在伤情已被控制，你去歇一会儿吧。

远处突然传来山民的呼喊声……

山 民 不好了，快来看呀……

两人猛然一震，急忙起身向远处看去，只见医馆众人 and 清军都纷纷向一个地方拥去。

章天赐 师傅，又怎么了？

兰竹坡 快去看看。

两人匆匆奔过去。

32. 马头山·山寨临时诊所，日，外

兰竹坡和章天赐挤进人群，见白显堂和小头目等人正围着刚才那两个清兵，旁边躺着他们刚抬过的那位山民。只见清兵额头冒着冷汗，浑身哆嗦，不停呕吐。那位山民已脸色苍白，无力呻吟，奄奄一息。

清兵甲哆哆嗦嗦地指着山民叙述着。

清兵甲 我们刚才就是抬了他，现在他不行了，我们也不行了！

兰竹坡急忙检查山民的伤口，只见伤口处开始腐烂，周围还有些紫斑。

白显堂也看了看伤口状况，随即起身走到了别处，挨个查看众人伤口，见都出现了这种症状。

白显堂一言不发，慢慢走到一边。

兰竹坡见状，也细细查了几个山民，脸上出现惊愕之色。

小头目见两人都不说话，不免着急。

小头目 喂，到底怎么了？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说话？

章天赐 你没看到嘛，伤口腐烂了，还有这些紫斑……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小头目 （匆匆走到白显堂眼前）白老爷，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紧不要紧？

白显堂 伤口开始腐烂，官兵也可能是受到传染，不太好办……

小头目 啊？外面那些尸体呢？可都在水里泡过，是不是也会……

白显堂 很可能。

小头目 白老爷，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要是一旦有了疫情，那可麻烦了！

众人闻听，更是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白显堂沉吟不语，看着众多伤者，一筹莫展。

白显堂 兰大夫，你怎么想的？

兰竹坡 现下这个状况的确很棘手。

白显堂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儿？

话音未落，突然又一个清军士兵咕咚倒在地上，脸色苍白，浑身痉挛。众人吓了一跳，都纷纷躲开。

章天赐赶紧抢身过去，兰竹坡和白显堂也围上去。

章天赐 （把手放到清兵的额头）师傅，发烧！

白显堂 （惶恐地）不会说什么就来什么吧？

众人闻听，更是后退一步。

紧接着，又有几个清兵和泰和堂的人纷纷倒地，众人更是大骇，纷纷退后。小头目走到一个清兵跟前，瞅了几眼，便跑到白显堂眼前急惶惶地叫唤起来。

小头目 白老爷，是不是瘟疫呀？怎么办呀？快走把！

白显堂见自己带来的人也有倒下的，不免惊慌起来。

兰竹坡想了想，走向前对小头目说道。

兰竹坡 我看再观察观察……

白显堂 兰大夫，还是小心为好吧！倒下这么多人了，再倒下几个，就不好收拾了！

兰竹坡 那白老爷的意思是？

白显堂 赶紧走吧！

章天赐 那这么多受伤的人怎么办？

小头目 这些人不能离开这里，以防瘟疫传染！

章天赐 是不是瘟疫还不一定呢！

小头目 （指着身边躺下的众人）你看看你看看，都倒下这么多了，不是瘟疫是什么？

白显堂 行了，事不宜迟，再耽搁就会出大事的！兰大夫，走吧！

兰竹坡还未回答，只见众山民都呼啦跪下了。

山民 白老爷，救救我们吧，你们不能走呀！走了我们就只能等死呀！

白显堂 可瘟疫事关重大，这里不能久留！

小头目眼睛咕噜一转，走上前去。